性善堂稿卷十

宋 度正 撰

啟

上本路運使論夫錢劄子

禮書具今正中天氣清明恭惟都運太丞郎中龍圖禮樂豈弟君子神所相勞苦候萬福正伏審疏恩北關換節東川建臺以來曾未旬浹號令所暨風采一新東川之民往時徼倖之尚不能得今遂得之豈勝欣幸

正自閶報誠以得托照臨喜至欲舞急欲擘一箋少見此意又念四方書問必萃此時正也亦復汲汲以無益之詞上浼崇重仰勞裁答誠不足為勤秖足為罪故少遲之耳頃自邊釁一啟調度繁興數月之間公私之積幾於掃地意者陛下念東西兩川蜀之根本空虛何以為國況漕輓之寄斟酌斂散審量緩急猶不可輕故遴選老成練達儒效章著如執事者扶持而全安之耳一道之人上而士大夫下而匹夫匹婦無不習聞盛德之

百姓已受十千之害矣而可不恤乎然正竊謂此必非
執事之意必出於進言者之過何者豈有愷悌君子至
明至恕而乃不察此也進言者必謂近來邊報日急收
合散亡其費甚大此錢不可復緩正竊謂不然正聞之
道路自敵侵大散侵天水侵皂郊侵成州侵西和公私
所藏其陷沒者不知其幾千萬萬至於般運錢糧為畔
亂之人所奪者亦復不少由此觀之前後致敗皆由諸
將措置乖謬即非錢糧闕乏今所科百姓夫錢已納者

使州縣可以奉承如其庸鄙上則怠慢王事不能趍赴
軍期下則殘虐百姓不能究宣德意擇取其尤甚者一
人聲其罪而按發之又誰敢不畏服似誠不必黃衣四
出然後使之趨令也正向者幸甚得接英遊辱知愛甚
厚誠恐左右之人未達事體不能以盛德雅望為惜故
率易一言伏惟察其言之忠愛而亮之幸甚幸甚執事
所拘未得詣明臺躬受約束顧言妙護粹和茂著勲庸
以前從槀之拜正伏紙忱叩

書

上王樞密謙仲書

四月一日具位度正謹薰沐裁書再拜獻于宮使樞密相公執事正聞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以言乎三者雖天下之所共尊而其實固不一也爵焉者施於朝廷而不及於鄉黨齒焉者行乎鄉黨而不及乎朝廷惟夫所謂德焉者合内外一貴賤而通行乎天下者也然爵之與

茲蓋有偶然而得之者偶然得之在人雖貌敬而心不服若夫仕極乎公卿之貴歷佐累朝號為元老而又盛德大業書行於竹帛而流於天下若是者不獨士大夫尊之而凡民尊之不獨中國尊之而四夷尊之不獨一時尊之而舉天下萬世尊之矣恭惟執事德量如河海踐履如金石行滿天下而益謙名滿天下而益恭其進而立乎朝廷之上也危言正論日聞於人主之前其退而處乎鄉黨之間也盛德大業日播於四方之遠正蜀

之書生少從先生長者游固已獲聞大人君子之盛德及長周游四方泛楚澤趨呉會講業閩中而翺翔乎江漢之間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者亦既畧識之矣獨未能竊伏下風而拱聽議論之末深以為恨夫古之士所以汲汲然自善其身者豈獨誦詩讀書而後為學哉凡天下之士道義之可師德業之可範巍巍然出於一世之表者苟能親其顔色接其詞氣薫習漸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况議論之餘正氣消蝕首白而尾黒首陽

而尾陰首君子而尾小人者比比皆是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夷險一心始終一操如相公者幾何人士不為君子則已士欲為君子而不見天下道德之士聽一言覩一行以自矜式寧不為自棄乎雖然志於富貴者富貴則趨之貧賤則去之若志於義理者貧賤由是富貴由是正之立志素不甚淺相公其俯而納之引而道之察其所以而警誨之幸甚幸甚正謹再拜上

稱一能之可録蓋門目而品題之無遺也夫子一日得政於魯宅未有所取而公西赤使齊原思為之宰使夫子得政於天下而復文武周公之盛則所謂三千子者愚知其必有以處之也孟子受業子思從者數百人其高弟弟子樂克公孫丑之徒尤其所深許者也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喜而不寐而樂正子亦汲汲然惟其師之稱樂正子非私於其師也其意若曰使吾之師而行其道於天下所謂數百人者庶幾皆有行焉耳逮漢之興

伏惟尚書得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表裏道德踐履純固自為布衣發言立論深極乎詩書之奥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簪履升朝天子置之經筵訪以學問非天民之先覺而何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得其門而升堂入室者何限正固不肖固不足以測知萬一重念尚書分教遂寧嘗獲執經座下親道德之容聽正大之論不為不久不肖之資固不足以有立然至於循其師之說篤信力行終其身而不畔者亦或自許其庶幾焉

令者夫子當路於朝淵騫環列正也不遠千里一趨函
丈附於由求之下以自獻其不肖之身或可使南面或
可使為之宰或可使與賓客言惟夫子所以命使天下
後世稱之曰尚書之門至某官者幾人至某官者幾人
而同其善於天下且使漢唐大儒不獨專美於前夫豈
惟小人之幸實師門之幸也傳曰顔淵孔子更相稱譽
不為比周執事尚何疑狂斐若干篇具之别卷尚書其
加察不宣

未聞有非之者至孟子亦然孟子之徒數百人夫數百人者豈其皆鄒人哉亦四方之士耳近世濂溪明道伊川亦然蓋自洛而從濂溪者二程是也自閩而從二程者楊龜山游建安之徒是也道之所在豈必曰捨其鄉之人不從而從他人以為罪哉乃者斯道之傳蓋在朱子張子吕子三先生者同時並出鼎立天下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故從之之士所得之多所造之深者散在天下蓋已不少正也不幸生于遠方又不幸年方

十五六時張子呂子已相繼殂謝獨惟晦庵先生在焉
士而不志于道則已士而苟志于道當是時也不先生
之從而奚從故聞其風而思見其人讀其書而思識其
言味其言而思得其心蓋如是者又十餘年于是慨然
内斷于心以決其行惟其貧約無車馬之資無王公大
人之援身披裋褐足躡草履口甘藜藿往返萬里寒暑
之所侵陵風雨之所震薄幾為道路之餓魂者屢矣蓋
是時偽學之論方熾士怵于利害畔而去者往往而有

先生察其來之遠壯其志之高灼其中心之無所畏而外行之無所遷也于是接之加異焉窮其所已知而後告之以其所未知極其所已到而後語之以其所未到及其言之有會于心則欣然而與之言之于人而稱之其所以博而約之者蓋無所不至而正亦退而自謂有得于先生焉天下之士皆曰非卓然自立者未易至此獨其鄉之人曰是蓋捨此而從于彼者于是或顯攻之或陰排之襍然而起噫使先生而生吾鄉吾捨而他從

以先生之門論之蓋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
敢自附于七十子之後是殆庶幾乎三千之徒之間耳
德行言語固無足比數而文學政事又不足采録然其
初之所懷者如此而中之所存者又如此今之所以自
安者又如此今年五十有三矣一毀之餘殆將不復尚
書其亦念之哉往者新進之士釋褐而歸者謂正言尚
書嘗辱問其姓名焉意者蓋憫其窮悼其屈思有以少
振之也因不敢自棄而一吐之文集數種各附跋語其

後贄之書府願一覽以見其所得之如何不宣正皇恐

再拜上

通劉侍郎書

正聞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蓋謂已先知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知已先覺

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覺也已則未見何以使人之見

已則未聞何以使人之聞是故審聲於聾考色於盲是

猶索金於窶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堯舜君民

郎之學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養之也久是不可謂無其學而苟於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聖賢之學内外交相養而已養之於内則禮義之悦我心者不可無以發之養之於外則進退周旋之際起居飲食之間亦不可無以示之内外各得其養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學時必欲以其師白鹿書院之規揭之學以養之於外又欲以其師大學中庸語孟之書講之諸生而養之於内正是以知侍郎之

乎文采科第也夫六經之義浩如淵海學者所造當有
先後孰先而始孰後而終是不可不知也夫聖人之立
言語其精者固未嘗遺其粗語其末者亦未嘗遺其本
本末精粗本自一貫然其親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講之
而易明者莫若論語是以明經之序當先論語次七篇
次而大學次而中庸次而詩次而書次而禮次而春秋
而終之以易焉夫易窮理盡性之書而論語者切問近
思之書也學者必先切問近思而後可以窮理盡性則

不躐等不陵節聖人之道爲可得聖人之事業爲可有
矣夫孔子晩而後學易而後之學者乃以談易爲先周
公作周官槩言教國子而不專言教太子之法蓋亞有
貴賤學無等差自太子達於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
一而已然所謂教國子者教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而
已當是時文王之易其發明天人之藴亦已備矣然終
未以爲教三易之法特掌於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
發明經義以輔導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居移氣養移
體是不可不圖之於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師以教其
子者固不可不謹然至於朋友遊從之間亦豈可不察
蓋先生相與言必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必以財與利
聞仁義之言久熟則必悅於仁義而欲為仁義矣聞財
利之言久熟則必悅於財利而欲為財利矣此自然之
義也自昔帝王之資聰明睿知未有不過人者苟於性
習之未遠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詩書之氣濡之以禮義

非正人則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正人則誰與為善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皆得乎逸民處士則誘之以聲色之奉而傷其性導之以貨利之事而損其行者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欣欣乎其樂聞也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不離乎近習小人則引之以詩書之正道啟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戛戛乎其難入也豈可自謂吾惟以說經為職而於其居處遊從之間漠然不為之慮而望其能進德修

業乎昔惠帝聘四皓以為羽翼肅宗親李山人與之共事本朝真宗禮白雲先生與之往來是皆可為後世法程子嘗建言乞擇老成宮人內臣侍哲宗而經筵祗應人亦皆在遴選令春坊內外供給之人若皆得謹愿者為之為益亦不細矣此謹遊從以輔導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嘗求之於古得可以為戒者二可以為法者三可以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為戒者堯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師

人雖曰生而知之然攷其行事未有不學者高宗自謂
舊學于甘盤蓋其少時已得甘盤而師之講之已熟行
之已至觀其得說與之議論至於啓心沃心之說光明
照徹煥然於千載之下中興之功蓋有不足為者是皆
其幼學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為世子也仁孝之實
見於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猶孜孜汲汲養老乞言尊師
重道不自滿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為世
子時已自成之戰國諸侯誰能以學為事者獨滕文公

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見遽告以堯舜之道性善之說此不惟有受道之質而好學之心亦可見矣他日問禮問為國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綱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終師用孟子而至於王也然其好學之心卓然如此視齊宣梁惠沉酣於功利鄙淺之說者萬萬耳此可為法者也今之宮僚可謂備矣然獨侍郎力辭兼職乞專一贊諭是殆以春宮德業進不進為己任者故正輙以其淺陋之說進於左右正不肖不學無所取才然區

區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於人惟侍郎加察

貴不淫而貧賤不移惟衣裳惟干戈凡有謀而則告以儐相以軍旅蓋無施而不宜越執鴻樞進參大政朝夕納誨夙夜惟寅厚風俗結民心思復見聖祖神宗之盛治退小人進君子惟推行慶曆元祐之舊章措四海於隆平建萬世之長策規摹先定根本不摇羽翼春宫所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溯洙泗之淵源消漢唐之朋黨大綱既正萬目斯張雖已舉中國之内修然未忘四夷之外侮審觀事勢灼見幾微兼收小大之才

倚老臣以輔政斷自聖心推幼學以濟時實惟素志道
高明而光大君安富而尊榮國有人焉吾無憂矣恭惟
宮賔大參政知院相公受天間氣為時宗工淵源洙泗
之深蹈履詩書之粹德義可尊進退可度巍乎一代之
典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屹若中流之底柱自登近弼
式究遠猷措四海於太和建萬世之長策規模閎博識
慮精微羽翼春宮所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
皇極茂建而庶政以修大綱既正而萬目斯舉固已强

中國之勢然未忘四夷之憂樂育天下之英才以壽斯
文之命脉軫伊尹不獲之念躬傅說旁招之心一聞姓
名皆在簡記故凡善類之去就獨以明公為依歸進君
子退小人相業逺追於前轍致隆平頌清廟元勲行繼
於古人與國咸休永世無極正材雖無取志不甚卑雖
邈在於後生猶逮承於先覺會邪說之競起永矢退藏
覩公道之重開載懐奮發況親年適當於喜懼而子職
敢憚於勤勞謹以微蹤仰干洪造可使宰也可使賓客

也自惟何有於猷為用之鄉焉用之邦國焉决不仰辜
於推擇言不足信試而後知

通任樞密啟

畀聖父之潛邸仰荷誤恩奉慈親之版輿載諧初志賴
上前之數奏被中命之褒嘉捧戴以還感藏莫喻伏念
正少緣經藝早綴儒科不以流俗之所輕易其中心之
至好惟其生長於西南數千里之外未免浮沉於州縣
庸衆人之間奮然為雲谷之遊直欲極風雩之樂適所

宫賔知院樞密相公妙貫天人資兼文武覩傳至學非
尭舜則不陳雅意本朝安社稷以為悦旁求學道愛人
之士坐收博施濟衆之功致此陋庸亦叨器使正敢不
力行寛大之旨曲盡撫摩之勤惟是此邦素稱瘠土揆
之他郡半是疲氓況縣官之闕者葢已十餘年而郡政
之弊者亦非一二事加以財賦方經於根括絲毫無復
於羸餘儲蓄一空公私俱𡚁惟當儉以足用寛以愛民
力加勉於新功期速還於舊觀以師旅以飢饉庶乎三

年足民之可幾如禮樂如會同則非平日言志之所及

通侍郎啟

垂紳正笏方為儒學之侍臣大纛高牙又作詩書之元帥公望實之甚著上眷倚之益深隆旨洊頒士心交慰天開井絡地控坤維祖宗以來已為國家之重鎮朝廷之上常選天下之望人雖沿革亦或隨時而規橅則有定論蓋根本之地不在於彼而在於此故委付之意不于其外而于其中大哉神聖之遠圖極此古今之長筭

遇遊舞雩之下此身願闕里之歸欣幸之私數宣靡既

通憲使啟

風綸渙發輔英初下於吳天霜節晉升乘傳遠馳於蜀道想聞風采之盛喜見光華之新敬薰一緘遠候六轡恭惟某官剛大以直高明而中學術追配於古人超乎百氏文章衣被于當代本之六經卓然履踐之極高偉矣規模之甚遠入則參宥密之地獨見幾微出而司號令之權共推仁恕惟其公論之益著所以聖眷之愈隆

後俯慚末學仰玷公朝依仁幸際於大賢省已庶安於
微分重念正零丁弱質憂患餘生漫傳先子之經初乏
趨時之技一舉於禮部已愧叨塵三考於判司曾微補
報欲退伏林泉之下將盡心簡冊之間簞食豆羹心已
安於顏餒抱關擊柝義亦由於孔貧遂迺負擔出門躡
履就道困于荆楚憔悴何堪戹於江淮歸投無所以至
觀光王國講業閭中風雨霑被者朞年水陸奔馳者萬
里面顏如鐵心志已灰徒自歎於天窮實難堪於官使

正敢妄論正將緣賤職得在下風若何施為可免尸素
識荆州之面期不負於此行升夫子之堂或有取於他
日歸依則切敷陳莫周

通新運使啓

奉藩近輔名震京都畀節昕庭光生盍部粲若除音之
下温然和氣之敷凡在照臨舉增欣抃惟西南之要地
控夔梓之上流雖好文之鄉凛遺風之尚在然弭兵以
後猶舊觀之未還重以羌戎窺伺之靡常加之師旅饋

運之末已儻非碩德曷副上心恭惟某官識度昭融器
業閎遠譪譪圭璋之質㤞㤞柱石之材碩膚象於狼胡
卓哉廊廟之用信厚符於麟趾盛矣邦家之光胄中未
究於經綸天下已聞其風采英聲四達公論一詞日者
重建中興更新聖化謂天臨萬國事不可以遐遺而日
靖四方政當明於先務帝思俾乂誰能往欽急欲得人
大慰爾遠方之望疇咨在列莫如我同姓之賢申命使
華式將隆指軺車戾止坐觀四境之澄清衮衣歸兮行

慶千齡之際遇正叨塵下邑密邇崇臺敢辭負弩矢之勞誠喜見羽旄之美使蜀父老復覩諸葛武侯之政詠非偶然而魯諸儒得從河間獻王而遊誠為幸甚胷懐欲吐筆舌奚殫

通漕運使啟

九命奉藩聲動辰居之北十行畀節星移井絡之西渙萬里之風雷沛一方之雨露好音至止清議翕然竊以四蜀腹心益州所部最其至重九重耳目漕臣之寄尤

為不輕刿惟聖朝深念遠俗行寬大之詔務得民心擇
忠厚之人以諭上旨玩印久矣詔公往焉恭惟某官天
性温淳風姿秀偉抱圭璋之質早涵浸於詩書振金玉
之文大發揮於事業洊更華貫綽有休聲懿德彰聞允
矣清廟之瑚璉大宗維屏盛哉皇家之本支方浯中式
茂於棠陰而日下已傳於梅信帝謂坤輿之遠人情欲
極於周知公為天派之英儒效又彰於已試故班明命
特畀皇華雖一角祥麟暫賦西郊之游泳而九成鳴鳳

終為北闕之羽儀

上運使啟二首

曾叔祖奏名昔託鴈行之列愚小人試吏今依虎節之光天或相之事有如此正荆州冷族巴子書生自其志學之年雅以致身為事中遭憂患外迫飢寒身愈困而志愈堅行益修而名益下既叨吏禄益肆簡編儻朝學而有聞雖夕死而何憾出求當世之先覺驗其平生之所知幸得分教之除以為歸養之計二年於此碌碌無

稱三省之餘循循自愛已以為樂人以為憂苟執德之
不踰豈知言之罕遇恭惟某官先儒領袖後學宗師德
量如司馬天章澄之不清而撓之不濁政事如鮮于諫
議道之斯行而綏之斯來士喜於有歸民喜於有託小
人喜於有養君子喜於有師正亦諧其逢自聲厥幸盖
以牛後深慚東野之踈拜於馬前儻惻北平之念
迺眷西顧久虛使華分命儒臣來司計府聲傳劔外歡
動民編想萬里之雲霓作一方之雷雨企踵而望何來

之遲某官上應天星下為人瑞優游儒館盡窺秘府之
藏振發士林獨得聖門之妙英華積著事業光明宜入
經筵開明于帝學宜登臺省潤色於王猷而任久逮於
自然付行藏於有命分符畿甸仗節遐方雖僻遠之民
幸蒙芘覆而縉紳之論咸謂淹濡恐孔席之未溫即漢
詔之已下正詩書末裔庠序晚生問道尋師殆環天下
為貧竊祿屬在部中豈敢速成尚期與進願學孔子雖
無齊人之鎡基親見子雲行有侯芭之幸會

上總領啟

光被王言進司蜀賦百年喬木人知世德之深四境甘棠公有仁聲之大風雷初發草木生輝竊以綿地數千在撫存于根本帶甲十萬庸克壯于金湯自非通敏之鉅儒何以斡旋于大計帝曰誰可僉言汝諧某官道極精微氣全剛大稟湖山之秀如光風霽月之照人得洙泗之傳如白日青天之在上伊尹周公之事能世其家管仲晏子之功絕口不道蟬蛻于權謀之外鴻飛于仁

華表之得親激懦衷而自壯有懐如渴欲嘿不能重念
正賦分多奇受才甚譾自結髮務求於正道每行身輒
蹈於危機千慮百思不為城府十步九折未免風波幸
禮義之不愆則俯仰而無媿有如去春之較藝實對白
日以盡心欲覽青衿之英竟墮黄口之謗駭機一發孤
迹屢危賴聖朝愛惜於人材致士類保全於科目固已
梗夫人之進猶未足怨者之嗔夫何南宫之首科復在
春闈之冠選羣狙始息多士同稱用之安富尊榮已慚

前哲容也温柔寬裕實倚宗工恭惟某官燭於理以甚
明存其心於至大好賢惡不肖豺狼無當路之虞捨短
取所長桃李有潲門之盛人方依於喬木上將作於歸
禾正備歷險艱愈思懲艾困於心衡於慮誓加勉於新
功博以禮約以文幸亟加於惠訓鄙心所志筆舌奚殫

賀茶馬啟

光被選掄榮膺任使去東川之寄當一司榷收之崇陟
西清之班實兩宮眷倚之厚一札翱翔而來下萬夫鼓

舞以歡騰惟蜀號四塞之區而地控三邊之重南撫南
詔北通北戎夷人所交不可無羈縻之政廟算之得是
以有博易之權必屬重人以董茲事在中原全盛之際
當聖朝積習之餘人既豐穰物滋蘩衍茶以劬計者日
且千數馬以駟計者歲將萬餘中興以來故規未復究
觀近日委任之意大非曩時措置之權謂四蜀之封據
上流之甚險而三秦所闞眇中土之可觀故資當世經
綸之材將圖決策掃清之計恭惟某官器業宏遠學識

高明通古今治亂之源可以備顧問歷內外事機之久
可以贊弼諧而執德不踰守道難進既公論之莫掩宜
聖眷之加隆念非表表愈偉之人孰付多多益辦之事
遂從使指擢置大司重衛君之行素盡秉心之道大魯
侯之去益著無邪之思行觀禮樂運用之動人坐見竹
帛勳名之入手事固如是公其勉焉正弱質菲材孤生
無取學雖勤而未就志則有而甚疎動多迂濶之為久
賴包容之至甘為下乘曾何冀於天閑敢作微聲自貽

儒仰副一人之妙選恭惟某官性資溫雅襟度清平卓
乎忠義之世傳附以詩書之幼學在朝而從大夫後已
多貳化之功東帶而與賓客言遄至折衝之效播於清
議簡在上心大書特書游夏之詞莫措一命再命臯夔
之業可期坐符三月之遷行慶千齡之會人所望者公
其懋焉某留滯西陲翱翔東望有懷賀厦莫尾賓筵控
弱水之三千徒嗟短翼摶扶搖之九萬仰羨脩程

性善堂稿卷九

宋　度正　撰

啓

贄見漕使啓

伏以為貧而仕固難擇地而後居直道而行未免倚人以為重思見君子實勞我心輙陳世俗不腆之詞以當古人執贄之義正資性庸下見聞濶疎漫求聖智之用心雅於詩書而有契將循此以自樂願終身而無他偶

退雍容議論宏遠愛民如保傅之於赤子待士如父師之於諸生和氣襲人歡聲被物正首拔狂斐已蒙一字之褒今辱照臨永託二天之庇歸依則切敷陳莫周

賛見利守唐德輿啟

竊以郡之有學猶人之有衣冠學之有師猶衣之有領袖未有毀其衣冠而可以成禮去其領袖而可以成章惟其謹擇於材能庶或有裨於教化若稽古昔厥有本源永惟虞夏殷周之興則篤學校庠序之事上自國子

下及編民厥生始及於七年大抵已升於小學君師倡
其道於畿內諸侯行其法於國中及周之衰其事遂廢
晩生夫子先王之道復存中遭李斯後學之徒又盡自
是或興或廢初無定規一存一亡顯有成效迨我有宋
考法成周自列聖之增修視前古為大備至郡國皆興
於學而朝廷各命以官要在成材非為觀美得人之盛
自古罕聞就學之多於今尤甚欲堪斯任允屬真材然
開導作成固學者事主張振起在上之人恭惟某官一

代儒宗三朝元老量周天地不求備於匹夫道燦日星
實有光於前哲奮乎百世自成一家昔曾參躬行三省
之勤故聖師口授一貫之妙退與其徒而商論則極其
義而推明忠恕一陳本末兼盡蓋一唯所以承先覺之
指而兩言所以開後生之機惟正之心以參為法入侍
夫子黨精義妙道之或聞出領諸生則誠意正心而願
學造拜之始敬吐以聞

上太守啟二首

護孔孟文章之印深愧迂踈依龔黃師帥之光幸逃訶
譴撫躬自省荷德已多若昔大猷厥有成憲漢文翁之
在蜀所先者教化之原唐常袞之治閩所重者師儒之事
易其俗以俎豆作其人以詩書三代以還獨稱俊偉百
世之下莫並光輝永懷千載之人儻可一時之遇恭惟
某官踐修德盛存養功深黼黻文章若風行於水上淵
源議論如珠走於盤中舒徐乎禮樂之間馳騁乎翰墨
之際吾黨小子雅知斯道之宗四方諸侯誰出我公之

右英聲籍甚深議論如庶幾齊魯之一儒不愧漢唐之
二老正久玆託庇行且賦歸求也退由也兼固已歸於
權度夷之清尹之任或有望於品題
分璧水之教亦既二年借玉山之輝始於今日將進趨
於函丈輒自吐其平生正賦分窮奇受才譾薄人雖謂
其可學心獨憂夫無成逮先人之存僅傳章句賴慈母
之教不失指歸方踰弱冠之年幸脫科舉之累遂捐他
習搜求未見之書迺於遺編髣髴不傳之旨知名教自

有可樂謂事物無足動心朝夕於斯出入由是專心致志不知世俗之是非徽色發聲欲慕古人之踐履坐縻學校雖曰為貧從事詩書將期進德昔馬聞道今幸得師某官天性髙明中心樂易蚤登堂奥獨得範模禮樂以治身莫窮其際儒雅以飾吏所存者神正幸遊庠序之間與聞俎豆之事以為臯以為雁明公裁之置諸淵置諸天小子命也

遠迎知府啟

涪東作鎮棠蔭未移劍北奉藩綸言已至望羽旄而注目極草木以歸心素履所聞先聲甚遠某官先儒領袖後學宗師機杼文章續鼻祖子淵之緒淵源學問得鄉人楊雄之傳隱然三代之英奮乎百世之下高詞妙墨已衣被於兩川大册雄文行發揮於九誥少淹鴻翼復剖麟符雖川秦之交上不輕於畀付然鄒魯之學公未究於設施恐孔席之未温即漢詔之已下正詩書餘業庠序晚生二年於茲初何所補六藝之外不知其他天

或相之公具來止興仁於大學雖微何蕃之賢問道於河汾或在董常之後

謝趙運使啟

數月羅大幕之下昔叨顧盻之榮一封奏九重之天今被挽推之寵懼庸虛之不稱戴恩誼以若驚竊以濟時當用於真才共理宜資於衆力得百君子國中未足為至多進一小人天下將受其極弊是以賢愚之判貴於審尤貴於嚴黜陟之間惟其公亦惟其斷自非獨抱高

明之見安能不惑好惡之私選掄靡失於若人任用乃
裨於斯世如正者山林賤士鄉庠散材誦糟粕之遺幾
唇齒之俱腐閉戶牖之蔽曽心性之未知倀倀而居祿
祿何取偶被科舉之籠絡遂陪衣冠以馳驅三叨試用
之恩一乏可稱之實雖先生長者力加於扶持然朴學
短才未免於淪棄浩歲月其逾邁撫簡編而慨然仁言
或借於齒牙弱質遂生於羽翼此蓋伏遇某官存心王
室屬意治功奉天子之命以活西人既仰寬於憂顧取

深或可以為獻納之任或其才識之頴異可以校中秘之書或其行業之潔清可以率太學之士或可為十室之邑或可為諸侯之賔蓋人品有天淵之殊而科目有小大之辨必欲得人以報國其惟體道以盡心茍或非才未免謬舉如正者齷齪下品零落孤生讀聖賢之書未能知其藴奥究古今之際未能識其變通奮身鄉序居然庸衆人之中濫迹泮林邈然諸博士之下默而自信久不知名既不足以望玉堂之遊又不足以冀金閨

之選徒慕古人之至樂甘為聖世之棄人夫何華衮之褒許以儒冠之亞某官心存公恕志在經綸以社稷安危為己憂以人材進退為己任大綱所在上焉已得於鵾鵬數罟所加下亦不遺於蝦蛆致兹瑣末亦預甄收正敢不策勉奮揚激昂蹈厲謹視聽言動之非禮於顛沛造次而必為違而致君誓益堅於素志窮而懷道期大振於修名

謝制置吴侍郎袖啟

伏以連帥薦論偶當殊選朝廷過聽特畀誤恩人微地
寒靡容控避禮優意渥但切凌兢捧戴以還感慼莫喻
惟茲蜀部雖曰陋鄉其在本朝頗多異產或以風節力
諫於熙寧之際或以經行勸講於元祐之間或辯别邪
朋正色於紹聖而來或扶持國難橫身於建炎以後浩
乎人物之富見於史冊之書故惟歲貢之科是謂藩條
之大身任州縣者蓋千百數名登廊廟者僅五六人一
被晃旒之眷知徑當公輔之委任惟其進用之甚速是

以采擇之加嚴必能得一時之英才始可繼累朝之盛事如正者賦資庸下立志迂疎本期得禄以養親豈敢干時而枉道幸因詩書之糟粕獲聞師友之淵源道之可宗千里不以為遠義所不顧比屋未嘗登門不知奔走之勞自適講摩之樂聊欲系志於翰墨久已冥心於是非鄉人之善好之自存月旦君子之道鮮矣未識本原雖嘗自立於風波洶湧之中實不儌福於議論平定之後深惟淺陋有玷明揚此蓋伏遇某官領袖諸儒蹈

履六藝大節已著於初筮清名益震於裔夷先天下而
憂四海每深於系望以社稷為恍九重尤切於倚毗堂
堂輩赤舄之賢勉勉下白屋之士然道德之老斯垂意
於儒雅功利之夫必先務於權謀夫何端人下取狂簡
正敢不益堅所見思勉未聞窮則立言達以行已升沉
異勢夷險一心昔趙韓王補衮以悟宸聰歐陽公連章
以進善類誠心既切天意自回今覲一再之陳聞斯謂
後先之相望念遭逢之若此顧報稱之謂何取其片善

蓋常興歎如正者稟資甚下立志尤疎徒以世業於詩書遂得早親於墳典致知格物未能倫類之貫通明善誠身豈有文理之密察不敢半塗而廢惟憂一簣之虧蓋嘗千里尋師幸不迷於塗轍第恨獨學無友終未免於面牆忘衆口之所非冥一心而自進所謂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漫竊斗升以奉甘旨何意天下之大老察其胸中之所懷深愍滯留特加論薦此蓋伏遇某官身為宗老志在本朝拳拳盡致主之忠挺挺極濟時之用決

大事定大策每切中於幾微行正道出正言已備形於施設允矣宗廟之美煥乎簡策之光君子遵道而行孔宣父之門僅得數輩大臣不可則止范蜀公而下不知幾人出處各惟其時進退不失其正在其位則以社稷為悦居於家則以天下為憂搜羅鄉曲之遺材以備朝廷之乏用致茲庸瑣獲與品題正敢不循省初心激昂壯志推陳良之北學益堅平日之見聞佇周公之東歸願效異時之奔走具為感激未易名言

回李鳴鳳啟

濫蒙漕檄忝校鄉書欲搜博洽之材頗抑浮虛之習第憂拔十而失五敢謂得一以當千信所見以不移盡其心而後已寧遭譏罵不忍阿私一觸危機幾落深穽惟天有監付物無私歎時人之始疑至宗伯而論定恭惟省元先輩學通古奥行滿鄉評師友淵源遠矣有緒文章爾雅超然不羣是誠杞梓之奇才終作棟樑之巨用盛名已振更深夙夜之思正學以言佇俟天人之對

序

送黄侍郎序

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後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宜若散然不一也而天下常至於大治以一人治天下宜若截乎其不亂也而天下常至於不治何也蓋以天下治天下是之謂公道以一人治天下是之謂私意公道行而天下馴致於大治私說行而天下馴致於不治亦其理宜也舜非不足於智力

天下之治可謂極矣而考其所以致之者亦不過善於用人故當時之治莫盛於慶歷而慶歷政事之臣至於八人之多此萬世帝王當以為法況於聖子神孫乎皇帝臨御天下之二十一年盜賊已弭邊烽已息刑章不繁兵革不用天下之勢幾於小康矣然徐而察之則政教陵夷風俗委靡國用匱乏民力罷弊凡所以為根本之計者皆非確乎有不拔之實朝夕凜凜未知攸濟合天下之智力以共濟多事蓋未有急於此時者也而乃

大不然廟堂之上一相之外相與同心者協力者一人而已數月之閒天下已莫不憂之於是豫章黄公來鎮於蜀已越四載清德既髙雅望亦著皇帝若曰爾久勞於外其遂來歸輔予而前乎此者天下亦皆謂公必歸必相葢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而下之所以望公以扶持公道者亦不為不至矣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顯於天下者亦不過曰德量也明識也識之不明則無以别天下是非邪正無以别天下是非邪

正則將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其將何所不至徳量之不足則必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是心一萌視天下之才皆將無足與共事者舉天下之才無足與共事則舉天下之事將獨運而獨決之豈不殆哉正實有憂於此故因公之行不自知其僭越而冒言之顧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山陽度正序

送吳侍郎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周中葉以後之詩也殷

鑒在夏則周鑒在殷今觀不遠之云者以見周之可鑒者近在於周而又不在殷詩人舍周而言殷舍殷而言夏言愈遠而意愈近何其憂時之深愛君之切委曲詳盡忠厚懇惻如是之至也天下之事循其已往之迹而求之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監不越乎兩端而已然舉數百年之事而語之事非不切也理非不明也然而聽之藐然者耳目之所不接故也若夫事出於朝夕之近其利害禍福昭然可見其可忽之而不監耶夫事

之失莫知所以為監而不能改無傷也知其所以為監則改之矣若夫知其敝而莫監而天下之患始至矣往者熙寧大臣之得君也盡棄祖宗之人材盡變祖宗之法度天下憂之以為其勢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也而識者之論則曰朝廷而不覺悟則已一旦朝廷覺悟去其所謂新法而復吾祖宗之舊退其所謂新進者而復進其前日老成之人則天下無事矣然一事之失其始固羣起而議之及其積習之久則與之相安與之相

入覲天下之士皆曰公國之元老且久勞於外今其行天子必用以為相公將何所先乎正曰公幼之所學無非齊家治國之道而壯之所行又皆正主庇民之實使其一旦坐廟堂之上必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泰山之安矣夫天下之事毛舉而陳之葢不勝其多也然即近事而求之士氣之委靡銷鑠其事為最大葢士氣者國之脉也士氣不振則國之脉病矣而可不憂乎夫所以養士氣者非所以髙爵厚禄之謂也信用其言固所以

養之也有言見用則士氣昌士氣昌則何憂乎盜賊何畏乎强敵何患乎天下不治正既以答或人之問退而書以序云嘉定三年四月日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度正謹序